

中國民間神祇故事系列  
壹

# 民間祖

周灌街◎著

國家出版社印行

民間奉祀媽祖的香火極盛，尤其大陸沿海及港台信徒為數眾多，乃因其具有不同凡響的靈應，能通悟秘法，預知休咎，時常披著一件紅衣，出現在遇難的漁船上，解救危難。

民間有關媽祖的傳說甚多，莫衷一是，然大體不脫其「慈航普渡」、「福國佑民」的說法。本書以媽祖一生的事蹟為主軸，描述其慈悲愛民，為人民排危解難，在各朝各代所產生的靈應故事，說明媽祖的地位為何被歷代統治者越封越高，在民間的香火何以能歷久不衰等等。

ISBN 957-36-0705-0



9 789573 607052

中國民間神祇故事系列

壹

黑  
女

祖

周灌街◎著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媽祖／周灌街著。--初版。--臺北市：

國家，2001〔民90〕

364面；21公分；--（中國民間神祇故事系列：1）

ISBN 957-36-0705-0（平裝）

## 1. 民間傳說－中國

539.596

90001485

# 媽祖

◎中國民間神祇故事系列①

定價：  
250  
元

著作者／周灌街  
發行人／林洋慈

出版社／國家出版社

社址／台北市北投區大興街9巷28號

電話／（02）28951317（代表號）

傳真／（02）28942478

郵撥帳號／○○一八〇二七一七

電子信箱／kcpc@ms21.hinet.net

執行編輯／謝滿子

責任編校／陳素雲・周純妃

讀者服務／吳景崧

法律顧問／林金鈴律師

排版／上達電腦排版公司

印刷／金隆印刷有限公司

製版／東極製版有限公司

日期／二〇〇一年三月初版一刷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有著作權，有製版權，翻印必究

## 陳序

終於看到「海」了——我閉門謝客用三天時間一鼓作氣地讀完了周濯街先生《媽祖》的原稿。這次讀《媽祖》，我頗為興奮，因為早幾年就聽說周先生要創作這部《媽祖》，現在這部二十多萬字的書稿沉甸甸地放在我的書桌上，不久就要走上我的書架，又一次分享周先生成功創造的喜悅，怎叫人不興奮呢！此前，周先生志神傳奇已寫出了天上的玉皇大帝、觀世音、七仙女和地上的鍾馗、倉頡、月老、白眉和趙公明，現在周先生這位勇敢的「海碰子」「趕海」來了，他自有別一般的創造，給人不一樣的觀賞與思考。

關於媽祖，元人《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洪邁《夷堅志》、張燮《東西洋考》、魏禧《魏叔子文集》、張學禮《使琉球記》、袁枚《子不語》、《子不語續集》、屈大均《廣東

新語》、王元恭《四明續志》、褚人獲《堅瓠七集》、張燾《津門雜記》、程端學《天妃廟記》以及《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等古籍中均有記載。關於媽祖的民間傳說源遠流長，僅媽祖的稱呼就異彩紛呈，或稱「天妃」、「天妃娘娘」，或稱「天后」、「天后娘娘」，或稱「媽祖」、「媽娘」，或稱「娘娘」、「海神娘娘」等。有古書在，可以檢索爬梳；有民間傳說流傳，可以采風蒐集。這兩方面的工作，周先生已經堅忍不拔地完成了，然而，關於航海女神媽祖的長篇神話小說的創作僅有這兩方面的資料仍然難以完成，還必須借助想像的雙翅才能騰空飛翔，成功地創作這部《媽祖》。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指出：「任何神話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又指出，神話其實「也就是已經通過人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馬克思英明地揭示了古代神話的本質及其誕生，「想像」、「幻想」是核心；那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神話小說作家周濯街為諸神立傳仍然需要撼動自己強有力的想像與幻想的雙翅，這是創作成功的關鍵。不過，古代先民的想像也是「不自覺」的，而周先生的想像卻是自覺的小說創作。

周先生的想像力是怪異的、豐富的、獨具魅力的。我概括如下四個模式：

(一) 磁力式。所謂磁力式，就是作者視古書或民間傳說中有關媽祖的極少「事蹟」為磁

鐵，而用它牢牢吸住與此相關的所有庫存資料，馳聘想像。譬如，元人《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中有媽祖母親懷她的情形記載：「母陳氏，嘗夢南海觀音與以優鉢花吞之，已而有孕。」可以說，這一感生神話猶如一塊巨大的強力磁鐵，它牢牢地吸住了作者有關神話的所有素材，進而想像編撰，這便有了生動有趣的一萬餘字的第三章。

(二)火花式。所謂火花式，就是作者依據古書或民間傳說中有關媽祖的一星半點的「事蹟」而進行放大誇張的想像，極盡鋪排編撰。譬如，《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中記載：「長能乘席渡海，乘雲遊島嶼間，人呼為神女，又云龍女。」毫無疑問，這「乘席渡海」四個字猶如一點極亮的火星「颺」的一聲落入了作者想像的汽油庫中，作者想像力的熊熊大火燃燒起來了，映紅了半邊天，這便有了洋洋如水，拂拂如風的兩萬餘字的絕妙文章（見第四章）。

(三)反彈式。所謂反彈式，就是作者不同意古書中的有關記載而反彈琵琶地自作主張地獨創一說，然後依此想像，鋪展開來，與古人定論唱反調。學術界時有新喻面世，那是做學問；而周先生的唱反調，是反彈式想像，往往感性多於理性，但亦自成一說，生動形象，頗值玩味。譬如，傳說中媽祖係炎帝神農女兒女娃所轉生，而女娃的「事蹟」早在《山海經》中由「精衛填海」這則神話故事所固定成形。然而，周先生抓住「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

返」中的「溺」字大作文章，他認為，這「溺」不應取「淹死」義，而應視為「沉湎無節制」。那麼，《山海經》上那段話的本意應該是：有一次女娃到東海去遊玩，被那裡的山山水水給迷住了，於是沉湎於美麗的海上風光，無節制地貪玩，由於她樂而忘返或樂而不返，久而久之，便變成了一隻精衛鳥……「怪才」周先生由此牽出媽祖與東海龍王敖廣的恩恩怨怨、媽祖與吳華基（保生大帝）的恩愛情變，洋洋灑灑，隨意浸染，妙趣橫生，不亦樂乎（見第十三、十四兩章）！作者還借媽祖之口說：「在我和東海龍王看來，人世間再也沒有任何文字比『溺』字更深奧了，這就是這個『溺』字幾乎欺騙了世間所有的俗子凡夫，其中也包括像你這樣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的文人儒醫。」看來周先生已是沉湎於這個「溺」中了，據說亦有學者著文考究同意周先生之觀點。說實在話，對周氏這一反彈琵琶，我是持保留態度的，但這並不影響我對小說的欣賞，小說畢竟是小說，而不是學術文章。周先生想像鋪展這一部分時，趣味性極強，令人賞心悅目，這正合魯迅先生喻《世說新語》之「遠實用近娛樂矣。」（見《中國小說史略》第七篇〈世說新語與其前後〉）。

(四)現代式。所謂現代式，就是古書或民間傳說中沒有的，作者以現代人的生活體驗來進行想像，然後附加到神話人物身上。我認為，這類想像最要緊的是把握想像的藝術分寸，不能太離譜、太現代化。然而，這確實難，既然是想像，尤其是周先生的想像，這分寸的把握

就更難了。譬如，《媽祖》中對媽祖母親陳氏的胎教、家教等，敘寫生動細膩，現代感、時代氣息撲面而來，特別是人物語言、典型細節的現代化，真讓人徬徨——這到底是古代神話小說，還是現代家庭小說呢？當然，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創作問題。不過，我仍然認為，只要寫得好，「近娛樂」，就應該肯定。

《媽祖》之值得研究與肯定的特色，還有小說中濃郁的信仰民俗美。媽祖的影響，遠在四海之神之上，我國幾乎所有沿海地區，甚至包括許多離海較遠的內陸地區，以及世界有華人居住的地方，都虔誠地信仰媽祖，隆重地祭祀媽祖。可以說，這種華人自古至今的媽祖信仰民俗在《媽祖》中得到了最集中、最鮮明、最生動的表現。關於媽祖信仰，究其實，我認為，它已經形成了一種獨具魅力的文化現象，完全可以稱之為「媽祖文化」。我們從周先生的《媽祖》中看到了媽祖文化的淵源、媽祖文化的發展、媽祖文化的影響，以及媽祖文化的獨具魅力。此種媽祖文化，在國內已經形成了一種具有社會綜合力、社會凝聚力、社會向心力之所在；在海外，則成了華夏兒女共同擁有的精神支柱。應該說，這亦正是周先生創作《媽祖》的「精神支柱」。

關於《媽祖》，我暫且談到這裡，藉此機會，我還想就「周濯街現象」發表一點「怪論」。

## 二

終於看到「海」了——我認為，周先生的長篇神話小說系列可以視為「海」，而不是溪流，它汪洋恣肆，波詭浪譎，我已經看到「海」之一片，令人心潮洶湧！到目前為止，屬於「長篇神話小說」這個系列已出版八部：《鬼中豪傑——鍾馗》、《造字之神——倉頡》、《財神爺趙公明》、《男婚女嫁之神——月老》、《玉皇大帝與觀世音》、《玉皇大帝全傳》、《七仙女正傳》、《綠林青樓之神——白眉》。加上這部已經脫稿的《媽祖》和正在寫作的關於兒童之神的小說，周先生可望「十全十美」地出版十部、兩百餘萬字的長篇神話小說，完成其創作總任務的四分之一。還有三十餘部的目標，我想，成竹在胸與身心健康的第一步，周先生定會在「耳順」之年創作完成這後三十部的。可以預計，除周先生已出版發表的各類著作（長篇神話小說、民間文學論文以及各種雜著）五百餘萬字外，他還有八、九百萬字的著作要創作出版。因此，周先生必將是千萬字的等身著作家！檢視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有口碑的通俗文學等身著作家有張恨水、梁羽生、金庸等，將來還必將有湖北黃梅人周濯街。而且，周濯街是當代撰寫中國神話小說系列之第一人，目前還是唯一的。他的長篇神

話小說系列被著名學者王先霈視爲「很有意義的民族文化建設工程」。

無須贅述，我以爲，我們理直氣壯地有理由把周先生這一狂飆式創作實績作爲一個獨特的文學現象來研究；我們應該對周先生已出版的神話小說和其它著述（尤其是他的民間文學論著）進行系統的研究，作者如何蘊積八百餘萬字的創作素材，作者高超的演敘故事之能力、奇特的想像力、繼承與創新的新章回體之結構體系、作品的民俗學意義與社會學價值、作品的幽默風格，以及敘述語言的藝術特色等等。這種系統研究不僅僅是肯定與宏揚周先生的創作實績，不僅僅是總結與探討他的藝術成就的方方面面，而且更重要的是，這種系統研究能使周先生明曉他的創作之成功與失誤，譬如，已露端倪的模式化傾向、有關內容的重複問題、描寫藝術極待提高與昇華問題等等，從而修正他的創作著力點，更好地創作出未來的三十餘部，更企望有更多的精品之作，這才是我們進行系統研究的貢獻。

我常常想，我們的當代文學批評應該少一點哥兒們的庸俗捧場和瞎吹，亦應少一點「事後諸葛」式的「發現」與不負責任的挑剔，正確的態度和研究方法應該是實事求是的，更應該是超前的。正確的超前研究與探討對創作是促進的，而不是促退；是引導創作，而不是誤導創作。作正確的超前研究與探討的批評家是作家的真朋友，而不是假朋友，不是作家這條「牛」身上的虻蠅。

澳門媽祖閣上的對聯是：「風調雨順，水陸平安」，借用到這裡作結束語——我祝周先生創作「風調雨順」，祝周先生人生「水陸平安」。

陳明剛

## 自序

一九九五年下半年，深圳市南山區，赤灣南山的天后宮主體建築基本峻工，並於農曆九月初九舉行了隆重的媽祖神像開光儀式。

有關專家學者指出，重修古老媽祖廟——赤灣南山的天后宮，是深圳南山區委、區政府作出的頗具創意的大膽決策，是關於「利用文物資源，吸引海外遊客，發展旅遊事業，開展國際交流，激發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愛國熱情，增強民族凝聚力」的具體行動，表現了南山區的戰略眼光和開拓精神。

媽祖不僅是中華民族的航海守護神，更重要的是媽祖信仰已經成了海外華人「民族認同」的精神力量，表現出了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特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已經有相當多的海外華人把媽祖視為祖國母親的具體化身和民族之魂的重要載體，在媽祖信仰中寄託了他們對祖國母親濃厚的民族親情。

媽祖熱的不斷升溫與媽祖信仰的不斷完善，與我國古代航海事業的高度發達密切相關。

有道是：「天下至險，莫於海。」成年累月同海水搏鬥的沿海一帶勞動人民，從一開始便在尋找海上保護神，但是在遠古時代，人們對臨海一帶的認識是模糊、抽象的，他們心目中的海是極為神秘的。

《山海經》中的《大荒東經》、《大荒西經》、《大荒南經》和《大荒北經》記載，我國最早的四海之神都是非常原始的人面鳥身和人面魚身的半人半獸神。禹號為東海之神，人面鳥首，耳掛兩條黃蛇，腳踏兩條黃蛇。禹京（一名禹強）為北海之神，人面鳥身，耳掛兩條青蛇，腳踏兩條青蛇。不廷胡余為南海之神，人面魚身，身掛兩條赤蛇，尾踏兩條赤蛇。禹若為西海之神，「海女人魚」經常乘坐插朱旗、駕雙螭的船在海上飛奔。

那時不僅四海之神的形象是半人半獸的樣子，「四海」也是「大地居中，四周為海」的泛指。祭祀四海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時間，而是根據「東南西北配春夏秋冬」的四方四季之說，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地點祭祀；「東方甲乙木，是木則旺於春」，因此，在立春日祀東海之神於萊州；「南方丙丁火，是火則旺於夏」，因此，在立夏日祀南海之神於廣州；「西方庚辛金，是金則旺於秋」，因此，在立秋日祀西海之神於海中府河瀆廟內；「北方壬癸水，是水則蓄於冬」，因此，在立冬日祀北海之神於孟州濟瀆廟內。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漁獵技藝的不斷提高，人們對飛鳥和游魚漸漸失去了神秘感，對大海

也有了更清晰的認識，並逐漸樹立了征服大海的信心。因此，自漢代以後，人們便對原有的半人半獸式的海神進行了修正。他們首先給海神分別送上一個人格化的名稱——東海之神阿明，南海之神巨乘，西海之神祝良，北海之神禹強。後來人們又讓海神有名有姓，並給他們分配了夫人，這便是《重修續書集成》中所載的：「東海君姓馮名修青，夫人姓朱名隱娥。南海君姓祝名赤，夫人姓翳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大，名丘百，夫人姓靈名素簡。北海君姓是，名禹帳里，夫人姓結名連翹。」

東漢、三國之後，海神又慢慢開始受到帝王們的封賜，唐玄宗曾封東海之神爲廣德公，南海之神爲廣利公，西海之神爲廣潤公，北海之神爲廣澤公。宋仁宗趙禎於康定二年（一〇四一）封東海之神爲淵聖廣德王，南海之神爲洪聖廣利王，西海之神爲通聖廣潤王，北海之神爲沖聖廣澤王。

那時，儘管四海之神皆人格化且有了官職，但死人的事情照樣發生。人們這才發現廣德、廣利二公只顧自己「得（德）利」，廣潤、廣澤二公亦不願「潤澤」他人，他們充其量也只能是盤據四海的水中霸主，絕不是可以依靠或信賴的海上保護神。於是，自唐代以後，一方面是皇帝們封四海之神爲「王」，將他們束之高閣，另一方面老百姓則開始積極尋找真正的海上保護神。

由於凡是同海水打交道者，無論何種職業都離不開船，因此他們在得不到海神保佑時，便紛紛退而求其次——海神靠不住，便供奉船神。

最早的船神是孟公、孟老。後來當人們發現孟公、孟老是由北海之神禺京演變而來的之後，便乾脆將他們拋開，而將關公、魯班、楊甫老大和寇承禦等歷史人物作為船神來敬奉，乞求他們保佑船民們在出海期間「順水順風順人意，得財得利得萬金」。

舟山群島一帶的漁民認為關雲長剛烈勇猛、重義氣，便尊他為船神——「船官老爺」或「船關老爺」。

漁民們認為船是能工巧匠魯班造出來的一種征服海洋的法寶，因此又拜魯班為船神。

楊甫老大是定海一帶的捕魚能手，因此福建境內的漁民也有不少奉楊甫老大為船神的。寇承禦又稱「聖姑娘娘」，其實並不一定有什麼特別的本領，由於是她用「狸貓換太子」的辦法救了仁宗皇帝，並至死不肯吐真情，船民們認為她講信義、夠交情，便將她奉為船神。舟山群島上的聖姑娘娘廟，供的便是寇承禦。

除此之外，福建、廣東、廣西一帶的漁民大都供天后娘娘媽祖為船神。媽祖不僅是一位了不起的捕魚能手，而且是一位技能非凡的好水手，人們說她穿著紅繡鞋在波浪上行走時，如履平地。

以上五位都是主船神。不過無論供奉哪位作為主船神，其輔助神均為千里眼和順風耳。

媽祖是位女神，她不但具有神的博大胸懷，還具有女性的慈悲、善良、樸實的美德。再加上媽祖生前的確為沿海一帶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羽化升仙後，有關她在海上救苦救難的傳說反倒比升仙之前更多，傳得更廣，因此，媽祖也就慢慢由單一的船神，被沿海一帶的老百姓尊之為海上保護神，乃至航海守護神了。

最初，媽祖信仰僅限於其出生地福建莆田、泉州一帶。自宋宣和五年宋徽宗賜廟額「順濟」、紹興二十六年宋高宗封媽祖為「靈惠夫人」之後，她才在沿海一帶，乃至全國各地迅速傳播，並逐漸演變成統領四海的航海守護神。正如林明峪學者所指出的：「這種受帝王尊崇、上行下效的結果，使媽祖的信仰圈子更為擴展，造成更廣大的香火氣象，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局面形成，實有賴於帝王的推動作用。」

歷代帝王之所以樂此不疲，一而再再而三地為媽祖加封、升格，究其原因，雖然不乏「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等利國利民的思想，但最直接的原因還是「漕運」的需要。

「漕運」之說起源較早。「漕運」的本意是指水路運輸，後因歷代王朝均將所徵稅糧「漕運」至京師或其他指定點供官宦、軍隊享用，所以「漕運」便成了為官府運稅糧的專用